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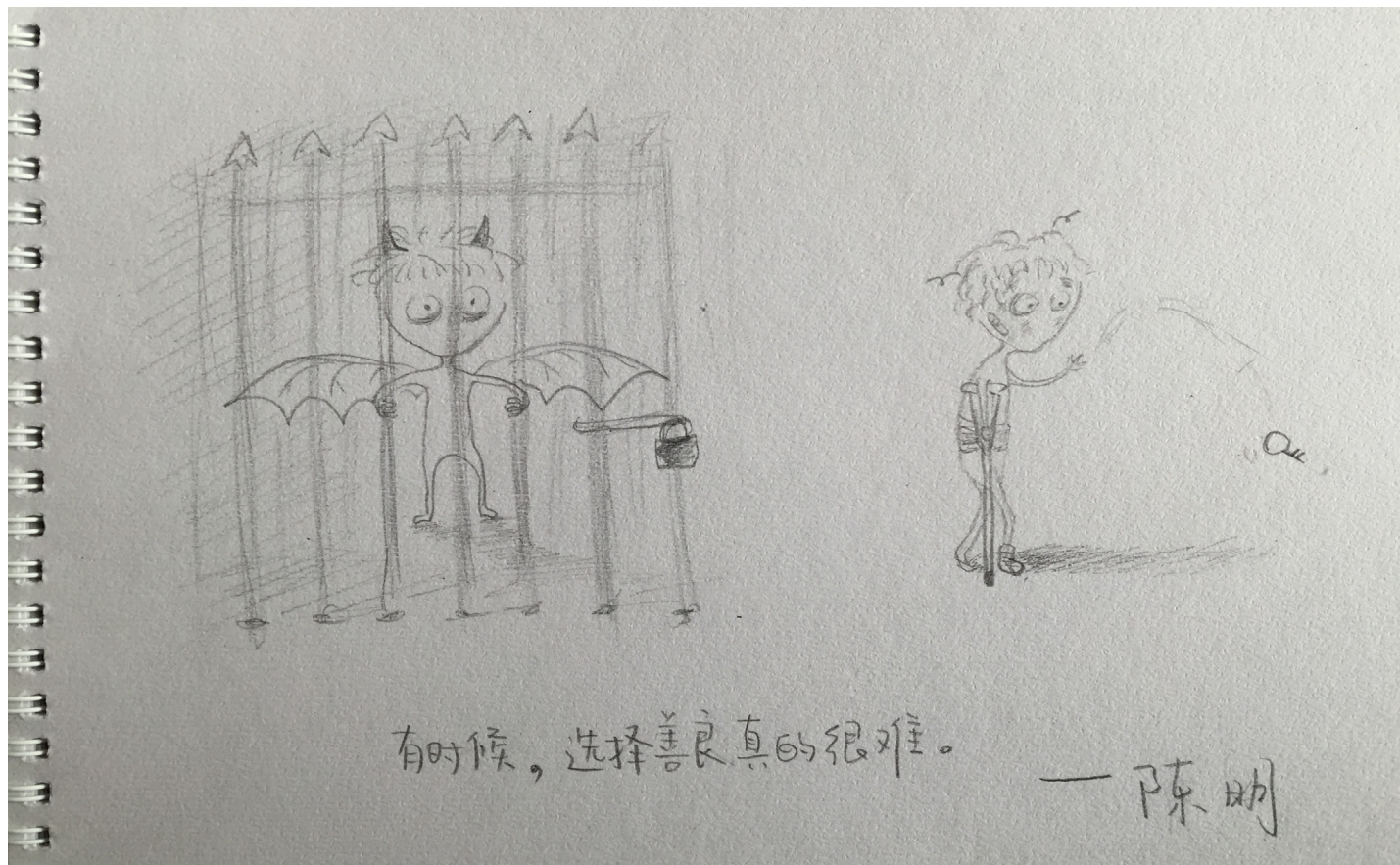
立兴随笔

文人心中的天使与恶魔

文：陈立兴
画：陈明

本报特为陈立兴先生开设“立兴随笔”专栏，取“道名不道姓，随心著妙笔”之意，以享“褒贬时弊、品味人生”之美文。

陈立兴，男，中国辽宁朝阳人，1968年出生。199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，经济学博士。多年来一直专心读书、藏书和写作，在国内外报刊杂志发表文章百余篇，2010年出版经济学专著《博弈、调控与国际协作》。现与女儿陈明联手推出“立兴随笔”专栏，既有客观严谨的政经时评、意味深长的职场感悟，也有幽默风趣的读书见闻、情真意切的生活心语，希望能与读者分享所思、所感、所悟。



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公案应该算是“孔子不删《郑》、《卫》”了，孔子的理由只有三个字“思无邪”。后代“有邪”和“无邪”的文人隔三差五地祭出这一法宝，为自己欣赏和支持所谓的言情的诗文或者情色文艺做辩护。于是，《玉台新咏》中有“何以致拳拳，绾臂双金环，何以致殷勤，约指一双银”的诗句，想像把精美的饰物戴在女郎的身上。到了超脱的陶渊明，则更进一步，在《闲情赋》中写到，“愿在衣而为领，承华首之余芳……愿在裳而为带，束窈窕之纤身”，干脆把自己想像成衣服和装饰，一一穿戴在女郎身上。所以说，按照西方的一种说法，无论高雅的、庸俗的，还是超脱的文人，心中都有一个天使和恶魔在缠斗。

文人的圈子如此，情场、商场、官场、职场，莫不如此。如果风气不好，浮夸的人受欢迎，诚实做人的就越来越少；造假的赚钱快，就没人踏实做生意；钻营取巧得势，老实苦干的就没有了。比如，《金瓶梅》中的西门庆虽然是个大老粗，但他的书房“翡翠轩”却看起来很雅，进门迎面粉笺吊屏上的对联是“风静槐荫清

院宇，日长香篆散帘栊”，两边挂着“四轴天青衢花绫裱白绫边名人的山水，一边一张螳螂蜻蜓脚、一封书大理石心壁画的帮桌儿，桌儿上安放古铜炉、镏金仙鹤”，还有“彩漆描金书橱”，里面“文具书籍堆满”，“绿纱窗下，安放一张黑漆琴桌”等等，虽然真正的文人看来都是俗物，但普通人看来，已经雅得很了。所以说，假币能买东西，真币就不流通了，经济学上把这种现象叫“劣币逐良币”。现在，这一经济现象在其它领域似乎更加盛行了，归根到底，就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天使和一个恶魔在时刻斗争，套用经济学“看不见的手”的说法，也许可以叫“看不见的心”吧。

当然也有例外。据说北宋文豪苏东坡，为人刚正不阿，身处新旧党争之中，却能有自己的判断而不依附任何一方，不管哪一方有毛病，他都要尖锐的指出来。结果当然是迭遭迁谪，既曾罹乌台之狱，又曾远逐海南。面对种种挫折，苏东坡能够以豁达、乐观的心态自解，套用上面的说法，就是心中的天使战胜了

恶魔。但其内心深处的恶魔却从未消失，从苏东坡的诗词中总能看出一种挫伤失志的难言情思。后人评价他的诗词是“正如天风海涛之曲，中多幽咽怨断之音”，比较突出的例子，除了我们熟悉的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妨长作岭南人”之外，就是他被贬黄州时写的一首《卜算子》：“缺月挂疏桐，漏断人初静，时见幽人独往来，飘渺孤鸿影。惊起却回头，有恨无人省，拣尽寒枝不肯栖，寂寞沙洲冷。”

苏东坡这样的人毕竟不多，尤其是文人，心中的恶魔时不时地会露出头来。最近流行的冯唐重译的泰戈尔《飞鸟集》，可能也属于这种情况。但人性本善，人们还是都比较认同孔子的“思无邪”的说法，愿意让心中的天使占上风。怎么办呢？据说之所以春节也叫“年”，是因为春节的时候都有一个叫“年”的怪物出现危害人间，人们举办各种欢乐喜庆的活动才能战胜它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能保持阳光、乐观的心态，就能让我们心中的天使战胜恶魔。